

独特的生命体验

——王勇英作品研讨会在京举办



2025年1月13日,由广西作家协会、广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接力出版社承办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多彩的童年风景——王勇英作品研讨会在京举办”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

不断创新求变,探索新题材、新体裁、新表达方式

■蒋锦璐(广西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王勇英是广西儿童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多年来,她以持续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书写了一部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获得了一系列儿童文学奖,成绩醒目。故乡和童年是王勇英写作的底气。王勇英不断创新求变,探索新的题材、新的体裁、新的表达方式。在她笔下,有温暖鲜活的乡情乡音,有南方独特的民间传奇与民俗传承,有青山绿水间的新时代故事。同时,她也敢于切入现实、正视苦难、抒写困境中的成长。她所塑造

的狼洞的外婆、巴澎婆婆、你落、木瓦等成为原创儿童文学的重要形象。王勇英还担负着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广西儿童文学委员会主席的工作,鼓励、激励、带动了一批更为年轻的广西儿童文学作家。2024年,我们组织申报了“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参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的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由王勇英领衔的5位儿童文学作家组成攻坚团队,力图在儿童文学美学和艺术上有新提升。

一个作家的立足,必须占有“独特”二字

■曹文轩(作家、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王勇英拥有独特的写作资源,这是她闯荡文坛的资本。在她的作品中,那片有点儿偏远的高山远水,人们似乎还处在相对原始的生存状态。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但充满活力。那里发生的故事,似乎不太可能在其他空间发生。她充分利用这份独特的资源,写出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故事。

她的作品,多少有点儿神秘主义。这里的孩子们是在各种传说中长大的,充满了树精、树仙,还有神鸟的故事。这些传说,使得作品蒙上了神秘色彩,非常迷人。

勇英是一个追求文学性的作家。她将每一部作品都当作艺术品来经营。这表现在她的故事编织、细节描绘、形象塑造等方面,甚至表现在作品题目上。

我们随时能在她的作品中读到“很文学”的片段,感受到画面感,还有精彩的细节。《狼洞的外婆》中有一台老电风扇,转动时总发出“咕吱咕吱”的声响,但这种声音在维修之后完全消失了。狼洞的外婆居然觉得这种声音的消失是极大的遗憾,她找到修理这台电风扇的师傅,求他重新恢复这“咕吱咕吱”声——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为此,她甚至还去找了另一位修理电风扇的师傅。这个细节,我们看完大概很难再忘掉了。

我希望勇英在写这些故事时,即使确实写的是一个民族的故事,也要忘记这个民族,站到人类的高度,进入人性的深邃世界,去娴熟地运用自己的文字,这样也许能写得更好。

独特的题材与真切的临场感

■高洪波(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本次研讨会的题目——“独特的生命体验,多彩的童年风景”其实已经概括了王勇英的创作:《花石木鸟》立足于广西非常著名的《百鸟衣》的故事;《我们家》主要谈的是少数民族声乐艺术;《狼洞的外婆》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题材,这部作品并非民族题材,实际上是底层叙事,展现出底层生活的艰辛。

《狼洞的外婆》书名本身具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能够将人带到一个特别的阅读场域,展现出民族地区风情。作品体现出作者对细节的把控能力,很多细节描写都能

让人感受到一种真切的临场感。同时,作者对底层的深度关怀,能让我们生出一种深入人心的同情,以及对孩子和弱者的关怀。书写民族地区的儿童形象是王勇英的强项,她总能把男孩和女孩都写得非常生动精彩。

相信经过这次研讨会,能让王勇英尽可能克服一些有可能克服的缺点,好好发挥她的优势,如民族特色,对男孩和女孩心理透彻的把握,对细节精准独到的描写,以及她拥有的那种画家对色彩、对各种事物的特殊感觉等。

根性的写作,多彩的童心世界

■张燕玲(文学评论家、作家、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王勇英的写作始终扎根于八桂大地,对民族、土地、传统有非同寻常的文学自觉。她以强烈的艺术探索精神、儿童视角,借民间传说打开一个又一个想象空间,创造出众多不可复制的文学形象。王勇英对广西民间文化一往情深,比如《花石木鸟》的苗绣,《我们家》的天琴、壮锦等多民族人文的共生共和。

王勇英根性的写作还在于她的童心与童真。她

善于用儿童的眼睛来看世界、与自然对话,以孩子的好奇心推动故事发展。

同时,王勇英的笔触越来越深刻与宽阔,笔墨也愈发童趣横生、率真灵动、质朴诗性,叙事有强烈的画面感,她还不断突破艺术自我与文体边界,将民族文化与魔幻现实主义相结合,自己写、自己画,画广西、画童真。

文学作品也要有勇气选择读者

■李东华(儿童文学作家、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王勇英原来写的是比较轻松好读的作品,后来开始写起乡土小说来。她从追求畅销到追求经典,从追求轻松无难度的写作到追求有难度的写作,来了一次非常彻底的转身。这是一种冒险行为,意味着她可能会流失一部分读者。但王勇英以果敢行动证明了文学作品不单单被读者所选择,文学作品也要有勇气选择读者。一位作家,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家,不能单单

为了讨好孩子,怕自己的创作超出他们的理解能力,而把思想、艺术上的探索局限在浅显单薄的层次上。

勇英的《狼洞的外婆》和以前的创作相比,节奏更从容,叙事更绵密,人物塑造更立体。越来越丰富的人生阅历,让她对亲情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看得更深刻。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勇英都让我想起那句诗:“世界以痛吻我,让我报之以歌。”

王勇英创作的“变”与“不变”

■刘颖(文学评论家、《文艺报》副总编辑)

王勇英的作品地域特色比较明显,无论生活场域还是精神气质,都有比较突出的地域性特征。她笔下的地域不是封闭的,她试图写出地域与儿童的同步成长,从现有的作品来看,这点是比较成功的。王勇英的作品写出了这种地域的面向现代的生长和敞开。而这种生长和敞开又是和作品主人公的成长紧密联系的,因为连接而有了参照,地域文化的内核被凸显,如何传承与保护伴随着儿童主人公的行为和视角被书写、被看见,因而其作品中的成长性是具有较强说

服力的。王勇英的创作始终在变,变的是她与世界、生活建立连接的方式,变的是观察的角度和表现的形式,所以在一段时间里,她拿出了许多风格、形式、题材各异的作品。但是王勇英也有不变的内核,比如对人的关切,对成长,尤其是对精神成长的关注,以及蕴含在她文字里的温暖,这是她深具人文情怀的展现。《狼洞的外婆》书写艰难生活里的温暖和坚持,这是它格外打动人深层原因。

多彩的童年风景

——王勇英作品研讨会在京举办

儿童小说的创新发展

需要创作、评论、出版三驾马车拉动

■白冰(儿童文学作家,接力出版社总经理、资深总编辑)

中国儿童小说的创新和发展要靠创作、评论、出版三驾马车拉动。中国作家协会和各省区市作家协会一直支持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评论界、出版界也很重视儿童文学的发展,不断推出名家新作、新人新作,这是原创儿童文学发展的动力。

自建社以来,接力出版社已经出版原创儿童文学作品1309种,总发货1.08亿册,总发货码洋22.31亿元,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奖项。2017年,接力出版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出版传媒集团领导的支持下,举办了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旨在促进儿童文学的创新实践。7年来,接力杯“双奖”已举办三届,获奖作品已出版45种,总发行量141万册;

一部具有创造性、独特性和深广度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郭艳(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研究员)

《狼洞的外婆》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作品将人与人的关系进行梳理。作品勾勒出女孩白果眼中的世界,那种总体的混沌、模糊,以及细节和局部的清晰,非常符合儿童的思维和感知特征。

其次,人物形象具有独特性以及人性的光芒。作品书写了生活的苦难,但又设置了一个安适的情境,这是狼洞的外婆用神奇力量给白果提供的可以疗愈

创伤的精神和物质世界。独特的人物形象出色地呈现出人性的善良、理解与包容。

再次,作品的儿童性与儿童眼中被放大的世界。如何呈现儿童眼中的世界,一直是儿童文学写作的难点和盲点,但这恰恰是最能体现儿童性的地方。文本精彩地呈现出儿童眼中被放大的世界。作品尽管没有写一个“爱”字,却抵达了净化心灵和启迪美好情感的境界,也使得儿童性得到了有力表达。

爱能创造奇迹

■崔昕平(儿童文学评论家、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特点。开篇简笔交代冲突,进入故事主体后便不再剑拔弩张,而是进入一种舒缓、舒朗的叙事节奏中。作品的妙处在于,这种没什么大冲突、大事件的叙事,却能深深吸引读者,其关键是许多有分量的细节描写。比如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描绘出外婆质朴的人生智慧,她在日常生活中为白果的心灵注入爱与信任。

儿童文学对儿童心灵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葛竞(儿童文学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

《狼洞的外婆》具有独特的儿童视角。它并非以第一人称叙述,而是以一个孩子的角度观察世界。这给作品带来了独特的魅力——既有某种滤镜色彩,又有一种引人好奇的遮蔽感。

在滤镜色彩上,尽管作品有一种悲伤的底色,但叙事非常克制,带有一种孩子的懵懂感,这使作品的温暖光芒更加动人心魄,让人感觉整个世界变得更温暖、充满希望,而非让人陷入到绝望和迷茫中。

在遮蔽感方面,作品是从孩子的主观视角出发去

讲述故事,因此很多事并不明晰,需要读者一边读一边猜测和思索。而这恰恰使故事更具真实感、立体感和生活质感。

作品塑造了一个充满力量感的外婆形象,能带给小读者一种精神力量。作品没有大开大合的叙事,而是以缓慢的节奏与小读者进行深入的心灵沟通,这展现出儿童文学对儿童读者的心灵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这也正是小读者需要从文学中获得的东西。

理想的儿童文学应当建立成人与孩子间的良好关系

■冯臻(评论家、《儿童文学》杂志主编)

《狼洞的外婆》是一部纯粹的儿童小说,在日常化叙事中埋藏真挚感情,整个故事平静又充满张力,能让孩子在阅读后感到很安心,让他们看到人性之光。它重建了儿童与成人的关系,重建了成人对儿童的责任。作品塑造了一个温暖亲切、包容自尊、慈悲坚定、豁达乐观的外婆形象,让我们看到一个成人所具有的担当、责任,以及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深沉的爱。

如果按照某些程式化或惯性化写作方式书写儿

童的苦难,只会让小读者陷入到对成人世界的恐慌中,让他们产生对成人世界的不信任感。理想的儿童文学应当将人之为人的核心价值真实、准确、真诚地传递给儿童,从而使儿童与成人之间产生一种安全有效的交往关系,既不单方面替儿童说话,也不为了所谓的儿童本位弱化成人形象,而是让儿童和成人在一个平等层面上沟通,真正实现代际之间的精神对话。

微观生活叙事洞察儿童生命奥秘

■李利芳(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狼洞的外婆》聚焦一个儿童在外婆照料下重归正常生活的过程,它以深层心理学透视体现儿童本位写作立场,用白描手法将处于孤独情境中的儿童心理与存在状态刻画得真实可感,写出了中国式童年中的代际抚育与伦理亲情,以回归生活、常识的写作姿态探知儿童成长规律,为儿童文学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传承积极贡献力量。

作品完全践行儿童文学价值观,它勇于面向儿童在生活中遭遇的典型问题,并以忠诚于人民、向生活致敬的态度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路径与方法。

作品中节制的情感叙事基调,体现出一名成熟作家对文学艺术本质的深刻理解与良好的掌控能力,特别是对儿童文学文类属性与叙事特征的极好把握。

做一个会写故事的作家很幸福

■王勇英(儿童文学作家、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的老家博白县大车村,有很多会讲故事的人,我从小就爱听故事。故事听多了,我也会讲故事了。故事讲多了,也就成了一个会写故事的人。

我到处采风,寻找故事,这是很有意思的,我好像就是专门搜集故事的人——搜集我的故事,别人的故事,我家乡的故事,别人家乡的故事。

《花石木鸟》《我们家》写的是别人的家乡、别人的故事。但在写的时候,我充满愉悦感,像是在写我的家乡,我的故事。就因为这样,我觉得做一个会写故事的作家是很幸福的。

我搜集、书写很多充满欢喜的故事,也特别留意那些特别的孩子所经历的特别的故事。就像彭学军老师给我写的一段评语中所说,我更关注那些被生活推挤到角落里的孩子。比如《狼洞的外婆》里的白果,就是这样的孩子。

我从中学开始发表中短篇小说、童话等,出版了好多书。它们都是我用文字建起来的故事城堡。我希望每个快乐的孩子来到故事城堡里会更快乐,那些不快乐的、身心有些伤痕的孩子,进入故事城堡,都能得到爱的治疗,变得幸福又快乐。